

在场主义文学研究·周闻道主持

论塞壬散文的“在场精神”

唐 敏

摘 要：在情感与认知严重缺失的文学时代，在场主义散文家塞壬的突破，不仅在于她用散文表现了打工群体的真实生活，更在于她的文字能够穿透现实的表象直抵底层生存的本质。在个人经历的书写中，她真实地展示了打工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并通过个体情绪的抒发，介入了他们的道德与情感世界，揭示了他们在漂泊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情感走向。在对自身的深刻反思中，她剖析了打工群体的底层生存逻辑。塞壬以真实且充满痛楚的文字，刺穿了文坛精致却虚无的符号泡沫。她的散文既具有穿透社会结构从而叩问公平与正义的力量，又体现了在场主义散文运动的价值和追求。

关键词：在场主义；塞壬散文；在场精神；“介入”特质

在场主义散文运动不仅是 21 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文学运动之一，更是文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突破既有规范的本质冲动的体现。它所倡导的文学的“在场精神”与“介入”特质，或将成为 AI 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因为在场，文章就不是简单的文码堆积，而是承载了知识分子对其所处时代的观察、记述、审视、介入的载体，进而成为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场域的人认识那个时代最好的审美标本。”^①作为在场主义散文运动的成员，成长于“天涯社区—散文天下”平台的塞壬，通过创作实践向人们诠释了散文的“在场精神”与“介入”特质。她对现有创作规范的突破，不仅体现在以散文形式呈现打工群体的真实生活，更在于其文字能穿透现实表象直抵底层生存的本质。散文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现实，它既有对生活的如实描写，又有对生活的真实情感表达，同时还融入了对

生活的理性认知。“表达我，就是表达这个世界，表达我的发现，我的不同，就是表达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②塞壬借助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个体经验，在给予底层打工群体关爱与理解的同时，理性地揭示了他们的生存境况。

一、由个人经历书写介入底层生活

塞壬散文的“在场精神”和“介入”特质，首先体现在她对个体经验的深层书写中。为了生存，她曾经居无定所，未来的生活犹如一件丢失的物品，下落不明。“我游荡在南方，漂泊，不

① 周闻道：《在场主义的价值尺度》，《东吴学术》2025 年第 5 期。

② 塞壬：《奔跑者》，第 244 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断地迁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那一段时光过渡到这一段时光,而后来的一段时光我将会在哪里,谁也不知道。”^①作为一个钢铁厂下岗的员工,她在南方并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她从事过记者、编辑、业务代表等多种工作,横跨了新闻、地产等不同行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职业的变动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职场之外的生活更是布满了陷阱与风险。为此,她一度深陷迷茫和焦虑之中。

因作品中充满了对以自身经历为背景的打工群体工作和生活的描写,她的作品被一些学者归入打工文学。有学者说:“这些作家有深厚的打工经验和对底层生活的尖锐表达,他们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触摸和观照、想象和描摹,而是以个人的在场、个人与周遭现实(物象)的精密融合,促成感官、身体和精神的‘我在’,书写‘我’经历的生活,‘我’当下的生活,‘我’看到的生活,‘我’内心隐藏的生活。”^②就“介入”特质而言,塞壬的散文确实与底层的打工群体密切相关。她的作品不仅绝大多数聚焦于底层打工群体,且均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为创作基础。对此塞壬说:“我发现,对于平凡人生和卑微命运的人们,我感到自己对他们有着深深的热爱。”^③

塞壬散文对打工群体的“介入”性描写,主要聚焦在“南方”与“故乡”这两个场域。对于打工群体来说,“南方”并不与现实中的南方直接对应,也不特指现实中某个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是指打工者们各自谋生的地方。“南方”与“故乡”构成了打工者们的两个栖息地,他们如同候鸟一般,总在特定时节在这两个地点之间往返迁徙。“南方”作为谋生之地,经济比“故乡”更发达,有更多的求职机会和挣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故乡”则相对贫穷和落后,并且曾给他们带来某种切肤之痛。然而在“南方”经历各种挫折之后,他们又忍不住怀念“故乡”。

塞壬的故乡在湖北黄石一个叫西塞的地方。下岗之后,她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东莞的各个镇子里奔波。塞壬这样描述自己那段时期的生活,“我在广东十一年了,流浪了八年,在这混乱、落魄、疲惫而危险的疾走岁月里,我过着一种匿名者的生活……没有值得信赖的人,没有可以倾诉的灵魂”^④。因为“南方”的艰辛,即便

曾让她痛彻心扉的故乡,此时也成了慰藉精神的良药。“‘匿名者’是你,是我,是他。在广东,我们的境遇太相同了,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怀念故乡。异乡人的病,无法医治。”^⑤那些落后与让人伤感的事物,此时也与家乡的风物和人情一道散发着光芒进入她的梦中。矛盾性是塞壬对于“南方”与“故乡”书写最为显著的特点,其不仅表现了打工群体的真实生存状况,同时还揭示了他们的生活“下落不明”的根本原因。

“南方”的生活对于塞壬而言充满了矛盾。她不仅在此居无定所,时刻担忧着被裁员、欺骗、抢劫和诬陷,同时还如同工具般失去了尊严与价值。在《下落不明的生活》中,塞壬就详述了自己漂泊无定的南方生活经历。每一次工作的变换都意味着搬去另外的地方,买卖家具、邮寄物品、换手机号码、办信用卡等成了生活的常态,以至于不同的手机号码和五花八门的信用卡成了她“下落不明的生活”的见证。不仅如此,广东的气候也让她难以适应。在《南方没有四季》中,她用了“湿热”“湿冷”和“干燥”三个词概括广东的气候特点。因为湿热,她的腋下长出了桃红色的癣,脚有了酸臭味,白带异常……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折磨她的困扰,如在《声嚣》中她所描述的被抢劫经历及其带来的持久噩梦,以及隔壁三位女性和一对年轻夫妇所引发的烦恼。

尽管“南方”的生活颠沛流离且充满了各种陷阱和不确定性,塞壬却不愿意离开。“南方”有“故乡”没有的发达经济,其生活也比“故乡”更具有“现代性”。“在我看来,这种生活其实就是一种被‘现代性’绑架的生活,也是一种充满着现代性体验的生活。”^⑥“现代性”在塞壬的笔下意味着经济更繁荣,物质更丰富,生活和工

①③ 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第3、19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 柳冬妩:《“打工散文”:来自底层内部的身体书写》,《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④⑤ 塞壬:《自序:一个匿名者的悲诞》,《匿名者》,第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⑥ 赵勇:《现代性的气味——读〈下落不明的生活〉》,《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作也更加多样。只是与之相伴的是,这里的生活更快,不确定性也更多。然而对于塞壬而言,除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她还想追求一种在保障个性和物质方面都更具优势的“现代”生活。因此塞壬的“南方”生活是矛盾的,既颠沛流离又蕴含着某种希望。

“故乡”在塞壬的笔下也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在“南方”遭受挫折后,“故乡”成为所有打工者的精神慰藉。如同塞壬所言,它沿着轮廓、贴着皮肤、发着光走进打工者们的梦中。“在广东匿名的流浪生涯里,故乡湖北的种种都生出那般美好,水墨画一样的漾开,然后滋养着甜甜的睡眠,家族、风物、器具还有人,哪一样不是发着光地走向梦中?”^①在《爱着你的苦难》里,塞壬带着深切的怜爱之情回忆了自己的弟弟。“我了解他的骨头,他的肠子,还有他的脏器。它们一样的清澈如水。我甚至看见了他河水一样的命运,薄薄的。”^②“故乡”的生活是艰难的,她不得不和弟弟同床睡了12年。正因如此,她对弟弟的了解深入骨髓,对他的爱格外深沉。在《祖母即将死去》中,她又写道:“多少年后,我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对号入座了一番,我的祖母对应着伟大的乌苏老祖母,她活得忘记了岁月,带着大地的气息和天空的印记一路带着迷路的孩子回来,然后把自己定格在古老的传奇里。”^③借虚构的祖母形象,塞壬表达了对于故乡的无比眷念之情。

另一方面,“故乡”又是打工群体一心想逃离的地方。在他们的记忆中,“故乡”往往又带着砭人的疼痛。无论是“故乡”的至亲,还是那些熟悉的风土人情,都无法掩盖落后和愚昧带给他们的刺痛。如果说《转身》《晃》等作品展现了生存上的伤害,那么《1985年的洛丽塔》和《羊》等则揭示了道德和情感上的刺痛。《1985年的洛丽塔》中,姨妈的出轨以及表姐的所作所为,既加速了“我”的成长,又让“我”对母亲是否背叛了父亲心生疑虑。《羊》中,堂妹淑兰和慧敏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暴露了“故乡”的愚昧和落后。所有这些,都成为“故乡”在塞壬和底层打工群体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

塞壬用对“故乡”的怀念衬托“南方”漂泊的痛苦。反之,“南方”的“现代”生活又反衬出

“故乡”的落后和愚昧。“南方”和“故乡”彼此对立,相互衬托,构成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体,而这正是底层打工群体生活的真实写照。对此,塞壬不是站在他者的立场来审视和表达,而是以亲历者的身份进行在场书写。无论“南方”的颠沛漂泊之苦,还是“故乡”的落后愚昧之痛,她的书写和表达都建立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在场精神”和“介入”特质。

二、借情绪抒发介入个体情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领域之所以出现滥情和滥文的现象,原因之一就是真实情感的缺失导致散文的语词蜕变为缺少所指的纯自指符号。周维东在论及“新散文”时指出:“但就‘新散文’的观感而言,它们多数仿佛是专门为批评家创作的散文:繁冗的文本给批评家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而亦真亦幻的表现手法又让人对散文家感受的真实性充满怀疑——新散文就如同午夜场中的摩登女郎,妖冶、诡异,但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④真实情感的缺失不仅是“新散文”面临的困境,也是“文化散文”和“小女人散文”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塞壬拒绝文字成为空洞的符号,其散文不仅展示了特定对象的生活,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真实情感和道德观念。

借文字抒写情绪并以此表达个体的真实情感,是塞壬散文具有“在场精神”的重要原因。作为一名下岗工人,来到广东的塞壬就是一个纯粹的打工者。无论是不停变换的工作还是漂泊不定的生活,都让她既深感孤独又疲惫不堪。因此在她的散文中,总是弥漫着浓烈的个人情绪。对于无依无靠、缺乏保障的打工生涯,她用了“下落不明”一词来形容。除了行李,其他的東西似乎都不属于她,甚至她养的猫,在嗅到她即将搬家的味道时也离开了她。她遭遇过多次

① 塞壬:《自序:一个匿名者的悲叹》,《匿名者》,第3页。

② 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第147页。

③ 塞壬:《沉默、坚硬,还有悲伤》,第71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

④ 周维东:《“在场”如何“主义”》,《艺术广角》2010年第2期。

抢劫,不仅身心受到了伤害,还在记忆里烙下了耻辱的印记,这令她倍感悲伤并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描写这样的生活时,塞壬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情绪变化。“我还是写了很多温暖的文字的。亲情。爱。但是一个痛字总是贯穿始终的。”^①而对于不同时间和场所的情绪抒写,又形成了她感伤、疼痛、迷茫、焦虑的散文情感基调。

与感伤和疼痛相伴的,是迷茫和焦虑情绪。虽然“现代性”早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但历史归历史,对于从西塞下岗的塞壬来说,技术更先进、经济更发达、生活节奏更快的广东是“现代”的,那里的生活也是她从没经历过的“现代”生活。这样的生活具有两面性,机会与漂泊为伴,繁华里藏着龌龊,生活永远没有稳定感,她不可避免地处在迷茫和焦虑之中。她害怕离开和搬迁,但却又不得不四处漂泊。为此她不仅认为行李让人感伤,就连火车站也让人感到焦虑和迷茫。其实由于差异与对比,对于从“故乡”来到“南方”的打工群体而言,“现代”生活永远都伴随着焦虑和迷茫。

在《月末的广深线》中,她说:“不论哪个城市的火车站,它们都嘈杂、混乱,并且肮脏。各色的人掺杂在那里,散发一种混合气味,浓烈,潮湿,旺盛的颓败。”^②在《无尘车间》里,她描写了自己穿着防尘服在灯光下作业的感受。“光,一泻到底,从头到脚,无一处可以隐藏,仿佛我的脏器、骨骼全都曝于他人视野中,我定神之后才意识到,在这里,没有人关注你的身体,你不存在,你是流水线的的一个岗位,是机器的一部分。”^③无论是象征离别与奔波的火车站,还是将人异化为机器的流水线,都不可避免会引发人们的焦虑与迷茫情绪。这种情绪并非塞壬独有,而是打工群体面对此种生活时的普遍状态,是他们对于“现代性”的集体心理反应。

不仅“南方”的生活粗粝而充满疼痛,即便关于家乡的回忆也是硌肉和带着刺的。尽管打工群体竭力把“故乡”想象成美好的精神寄托,然而过往的经历却让他们难以将其真正地诗意化。对于塞壬来说,故乡给予她的刺痛不可能因为广东的“下落不明的生活”而淡化。相反,因为打工的艰辛和居无定所,故乡的种种不如意反而变得更加清晰。她之所以陷入如今的生活

境地,主要原因是失去了西塞钢铁厂的工作。1994年她进入钢铁厂,1998年下岗,那之后她不得不“转身”投入“下落不明”的生活。在她的描述中,1998年下岗一词席卷钢铁厂那艘百年巨轮时,毫无例外地将诸如人性的险恶、卑劣、自私等特性暴露了出来。她认为现实中的人性丑陋,远远超过了电影情节的描述,以至于回想起来连述说的欲望都没有了,“绝不只是电影情节所描述的那样,现实永远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都是意料中的,它简单、浅显到让人没有再去叙说它的欲望,包括弱者的恬退、让位、舍身为人的英雄行为皆如此,它们都符合大事件中的种种细节,却并不具备特殊的意义”^④。不想言说并不等于伤害不深,而是一时间她还没勇气揭开曾经的伤疤。

然而塞壬有倔强和强悍的一面,她并不想被这些“负面”情绪左右。她不仅试着理解和接纳曾经伤害她的生活,并且还努力在艰辛和颠沛流离中寻找值得珍惜的东西。因而除了感伤、疼痛、迷茫、焦虑,塞壬的散文还展现了坚强、温情和体谅的一面。尽管历经种种磨难,情绪多次陷入低谷,塞壬却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我分明地知道,我的性格里,有钢铁的特质,沉默而坚定。它使我一直处于站立的姿势。”^⑤既然明白自己无法重返“故乡”,塞壬便转而思考如何去适应“南方”,如何发现美好和值得怀念的东西。爱情、友情,普通人身上的正义和善良,带着温度的回忆,“坏人”身上柔软的一面,都成为她在粗粝和充满疼痛的“南方”生活中探寻有价值事物的源泉。

这些值得铭记的东西,就像那件有着大胆颜色的衣服,陪伴她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在那个湿冷的冬天里,这一套有着大胆颜色的冬装贴着心的伴随着我,它照亮了那一段生活的底色,那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的温暖的需要,而且,它让我有着一种踏实和底气。那个冬天很快就过去了。”^⑥因为有这些珍贵之物,塞壬对

①②④⑤⑥ 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第197、15、105、117、10页。

③ 塞壬:《无尘车间》,第2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
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艰辛的打工生活又充满了希望。她在《隐秘的汇合》中写道：“这个世界在一瞬间被擦亮，我觉得我跟这样的人一直是相爱的，从来都是。这样的相爱是一种隐秘的汇合，它会在我们的内心彼此温暖，并在一种精神的取向上相依为命。”^①这种温暖和相爱，源于她对底层打工人群情感和道德的深刻理解和认同，源于她对美好人性的坚信。

在塞壬看来，她个人的情感与情绪，实则映射了底层打工者的集体心声。“一个人的生活、情感都与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少数人拥有极为罕见、独特的人生经历之外，我们大部分人都过着同质化的生活，生活轨迹基本没有太多出入。”^②她认为散文并非不能虚构，当她欲描绘与自身有所关联的人物时，她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切入那个人的视角，如《耳光》和《1985年的洛丽塔》。她的目的是借自己的笔写出某个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念，只是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她看来，这也是散文之真的体现，属于创作态度的真诚。“我觉得真是散文最起码的标准。这个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书写内容的真实，另一个是创作态度的真诚。”^③由此可知，她的创作已由个体道德和情感体验上升为对打工群体的道德和情感的书写，揭示了他们的真实道德观念和情感状态。她分别采用了由己及人和由人及己的方式，深入地展示了打工者们在漂泊不定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面对利益时的是非善恶态度、内心深处的孤独和精神向往等道德和情感体验。通过情绪的抒写，塞壬的散文不仅在场，而且深度“介入”了不同个体的生命体验。

三、在反思中介入底层的生存逻辑

塞壬的散文具有一般打工文学少见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让她的写作在认知层面超越了普通人，更使她的散文与一般打工文学拉开了距离。塞壬并不认为自己的散文属于打工文学，她觉得自己只是深入了打工群体并真实地呈现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在她看来，打工文学不仅由打工作家创作，并且还带着强烈的不满现状的情绪，而她的创作则融入了更多的反思元

素，能更全面地展现打工群体的普遍状态。“我在工厂里真正接触到的不是什么打工作家，而是实实在在的打工人。”^④“所以，由不是打工作家的我来写，恰恰是公允的。”^⑤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塞壬对自己创作的定位。

不管塞壬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她散文中的反思对于揭示打工群体的生存逻辑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她在散文中不是一味地发泄自己的情绪，而是在抒发情感的基础上深入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她的散文不是流于对打工群体的浅层次描写，而是由浅入深地介入他们的生活并最终揭示其生存的真相。这不仅使得她的创作在认知层面超越了其他打工作家，更成为其散文在感伤、疼痛、迷茫、焦虑等情感交织中仍蕴含希望与人文关怀的根本原因。

对于打工群体的生活和工作，塞壬有着深刻的反思。她并没有一味哀叹和沉沦，而是在感伤与疼痛之余，深入地思考此种生活的意义。她说：“这样的下落不明散发着一种落泊的气味。荒凉、单薄却有一种理直气壮的干净气质。信用卡里的钱干净，爱情干净，经历干净。”^⑥这里的“干净”既是对自身行为的描述，更是对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是她反思打工生活的结果。

塞壬的自我分裂成了两个，一个属于白天，另一个属于夜晚。白天的她属于工作，是强悍和有质量的，能轻松地应付各种工作。而这样的她也被抽离了自我，性格模糊，隶属于某个整体结构中的一环。“她被安置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系统，一个部门和一个环节中，很详尽的岗位描述，冷酷而准确。”^⑦她如是描述。夜晚的她则属于自己。此时的她有个性 and 自我意识，享受着黑夜和孤独，能看见自己破败的身体和强悍意志背后隐藏的欢乐和悲伤。“我想着个体的孤独。这黑夜的病。它们是一种气味，一种感知，紧贴着肉身，谁也拿不走，它与生俱来，面对它，我

①⑥⑦ 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第58、6、20页。

② 塞壬：《奔跑者》，第243-244页。

③ 塞壬：《沉默、坚硬，还有悲伤》，第235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

④⑤ 塞壬：《写在前面的话》，《无尘车间》，第4页。

辨认出自己,看见自己。”^①这不仅是塞壬的自我反思,更是她对打工群体精神状态的深刻揭示。两个自我的分裂,几乎是所有打工群体都难以回避的精神困境。在流水线繁忙的工作中,他们成了资本和机器的一部分,既丧失了自由和情感,也失去了自我和个性思想。只有在短暂的休息期间,他们才会重新活过来,展现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

在《无尘车间》中,塞壬对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有详细描述。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重复着极其单调的工作,如持续不断地贴膜或扫尘。每个人都穿着无尘衣,从头到脚只有眼睛露在外面。那个时候,他们是那个硕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共同维持着它的运转。而他们的价格,只有十元钱一小时。他们与手上的工作以及那个机器融为了一体,没有情感和思想,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直到下班后,他们一度消失的灵魂才缓缓回归肉身。然而真正属于他们的时间每天仅有三小时左右,所以在这三小时中,他们“为所欲为”,尽情地享受着找回自我的感觉。“三个小时,没有人能够想象这里面的巨大深渊。它包含着太多的人的欲望、孤独和放纵。混乱的出租屋,地下室麻将,三无小门诊,女人和酒,彩票,老虎机,人群发出震天的叫嚣。”^②这种自我分裂的状态,是打工群体普遍的工作与生活写照。

对于打工群体的道德和情感,塞壬也有深入的思考。不同于其他打工文学主要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她的散文对于打工群体的情感和道德有非常理性的认知。她也描写打工生活的艰辛和漂泊不定,也记录现实中的各种挫折和创伤,作为女性作家,她甚至还多次描绘因遭遇抢劫和性骚扰而深受伤害和愤恨难平的情绪,然而她并没有陷入这种情绪不能自拔,而是通过反思积极摆脱它。《月末的广深线》中,她在描述了四处奔波的生活以及自己对此的厌恶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广东的“现代”生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除非选择回到从前,否则唯有迎难而上。对此她说:“我的伤感,我的多愁一下子烟消云散,很快,我被卷入这气流中。”^③在反思自身情感和情绪时,塞壬总是提醒自己不要被它们左右。

对于打工者们的情感和道德观念,塞壬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塞壬始终保持着对打工群体的理性认知,不会因为他们对自己态度的好坏而或爱或憎。《无尘车间》中的张淑云和许晶晶等人,有的粗鲁野蛮,有的喜欢耍心机,且都给她带来过伤害。然而塞壬并不认为她们就是坏人,她们有自己的道德原则和情感表达方式。若别人在经济上受到损失,她们会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她们本性善良,只不过行为已被工厂制度化,或者因贫穷而喜欢贪一点小便宜。

《一次意外的安置》中,她瞧不起何三,觉得他下流,又认为英子很粗俗,既有股狠劲又对自己带着仇恨。不过在得知何三的具体经历后,她对何三和英子的认知都发生了改变。对于英子,她既有女性对女性不幸遭遇的同情,又理解了她的防备心理和扭曲的道德观。当何三坚持原则帮助大凉山来的农民工时,她对他肃然起敬。她写道:“面对这个自称人渣的人,我太羞愧了。终于明白,这些年,他没有发财,却又活得那么自由自在,仿佛拥有一个很轻盈的灵魂。”^④在她看来,四周到处是用方方阔阔的嘴在言说道德和大义的人,包括她自己,然而他们的内心对于是非和正义是冷漠的,不像何三,表面痞里痞气,自认为是“人渣”,其实内心深处有着非常明确的道德认知和情感倾向。

对于打工群体的生存方式,塞壬亦有深刻的反思。虽然打工群体被技术和机器左右,且生活总是漂泊不定,但相较于固守“故乡”那种无望的生活,工厂和流水线反而更具有活力和梦想。在广东九年的打工生涯中,塞壬住着仅可容身的出租屋,吃只能果腹的食物,穿仅可蔽体、保暖的衣裳。然而她却坦言:“我曾经认为自己无所畏惧,除了尊严,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这样的无所畏惧,它包含着一个人对人生的自信,对自己的能力、人格的自信。那个时候的我如此敞亮开阔、踌躇满志,紧伏大地而内心飞翔。”^⑤在她看来,低伏于人群,为生活而奔波

①③ 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第21、18页。

② 塞壬:《无尘车间》,第50页。

④ 塞壬:《奔跑者》,第216页。

⑤ 塞壬:《重新找到我——自序》,《奔跑者》,第4页。

于流水线虽然辛苦,但却并不是卑微、低贱的命运,而是一种昂扬、明亮而又充满尊严的命运。生存的目的并非仅限于物质财富的享受,更在于精神层面的自我满足。打工生活有她珍视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流浪“南方”那么多年她也不愿意回到“故乡”的原因。

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时代的车轮是无法抗拒的。打工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相比传统的农民,他们不仅收入更高,而且职业选择也更自由。《一次意外的安置》中,她跟着何三去凉山州时,看到的是想尽办法外出务工的当地农民。他们渴望外出,向往比当地更“现代”的生活。对此塞壬说:“从第一次背井离乡来到广东,他们就已经改变过了一次命运。”^①对于缺乏文化的农民而言,成为打工群体已是他们努力改变的结果。他们若期望进一步改变,也无非是从一个工厂跳去另一个工厂,要不就是努力工作和学习,成为模具师傅或张淑云那样的拉长,而不可能完成真正的阶层越级。因此他们大多数人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并且尽量在有限的生命中过得更有意义。“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处在一个平衡的生态中。跟精英阶层并无不同。因为,安于此。”^②在对底层打工群体生存的反思中,塞壬以体谅的笔触表达了对他们的生存方式的认同和理解。

虽然底层打工群体的工作和生活较为艰辛,但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既有自己的道德和情感原则,也有自己的是非价值评判标准。塞壬没有受自身经历和主观情绪的左右,而是从中跳出来,客观冷静地审视打工群体,从工作、生活、道德观念到情感倾向和生存状态等方面对之展开全面反思,从而揭示出他们的底层生存逻辑。这种深层次的介入,正是她的散文具有“在场

精神”的重要原因。

结 语

在各种情感和认知都严重脱离现实的散文充斥文坛的今天,塞壬以真实与充满痛楚的文字刺穿了那些精致却虚无的符号泡沫。她的创作既非刻意营造的感伤,也不是象牙塔里不着边际的玄思,而是真切的、带有个体温度的个体经验抒写。因饱受打工生活的艰辛,她的作品弥漫着浓郁的底层生活气息。不过她并不沉湎于自身情感的表达,而是以“我”为窗口,观察并书写“我们”这一底层打工群体的生存共性。作为打工群体的一员,她的散文充满了对底层打工群体命运的关怀。在具体创作中,她从自身的经历出发,从工作、生活、道德、情感等多个维度介入打工群体的世界,既展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又揭示其生存的逻辑。用塞壬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文字散发着生存场景的气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场和向下”^③。正是这样的“在场”叙事,在赋予塞壬的文字以穿透社会结构并叩问公平与正义的力量的同时,也体现了在场主义散文运动的价值和追求。

【作者简介】唐敏,阿坝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符号学、川剧与地方戏。

①② 塞壬:《写在前面的话》,《无尘车间》,第3、4页。

③ 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第195页。